

古龙名著



喋血武林

• 古龙名著

朝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8 号

责任编辑:夏一峰

封面设计:刘京川

喋血武林

古龙名著

出版者:朝华出版社

北京车公庄 35 号

邮政编码:100044

印刷者:兰州八一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24 印张 字数 5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1993 年 4 月第一版 199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54-0326-5/I·0107

全三册 定价:14.80 元

内容提要

凤翔风云庄庄主陆伟臣，靠了盖世奇功和一柄正气旌，担任了几十年的武林盟主。这次，他借六十大寿群雄祝贺之机，准备依武林惯例，比武传旌，选择下一位武林盟主，同时，要为自己美若天仙的女儿玉面嫦娥陆黛媛挑选一个如意郎君。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元朝统治者的鹰犬纷纷出动，妄图凭借武功受传正气旌，并借这件号令江湖的令符实现他们扑灭反抗火焰的梦想。

正气旌是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所遗。与正气旌同时留下的，还有一部据说记载着绝世武学的旌谱。

无论白道、黑道，只要一见正气旌，就必须俯首听命，一旦这柄正气旌落入元朝鹰犬之手，武林必遭奇劫惨祸！

正气旌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

旌谱上的武功到底有多高深？

回 目

一	天复宋钓鱼城怀古	(1)
二	陆黛媛栖凤楼题诗	
二	红袍僧庄前施杀手	(45)
三	灰衣人擂上惊群雄	
三	风云叟痛失正气旌	(84)
四	嫦娥女巧得流虹剑	
四	巩云生嬉笑夺宝物	(124)
五	陆黛媛奋勇闯深宫	
五	白发人能卅载矢志	(163)
六	登徒子偏一见钟情	
六	长剑在手雄雌立判	(202)
七	美人当前兄弟成仇	
七	斗长城失手废武功	(241)
八	困奇峰有心传绝学	
八	沈天后绝顶戏帝师	(277)
九	方有怨幽穴救郡主	
九	驱鬼魅手下存善念	(317)
十	说邂逅心中怀良人	
十	败妖僧淑女雪前耻	(353)
十一	沉秘笈异人知后事	
十一	家仇不解新友又去	(386)
十二	国恨难平旧地重来	
十二	陆黛媛禁宫中迷香	(423)
十三	江志文凉亭餐秀色	
十三	恶婆毒溪杀机暗伏	(458)
	虚情假义祸事陡生	

十四	笑无知乱插正气旌	(493)
	叹多欲枉赴无常路	
十五	海大寨主指鹿为马	(530)
	陆小姑娘撒豆成兵	
十六	飞光剑起奸人喋血	(567)
	正气旌出群雄俯首	
十七	过路财神说破奸计	(601)
	玉面嫦娥救出佳人	
十八	枕石隐翁荒郊作鬼	(639)
	风云庄主老树着花	
十九	拜高师冷云初学艺	(680)
	筹大计群雄再揭竿	
二十	群奸授首邪魔荡尽	(718)
	万古长存正气浩然	

天复宋钓鱼城怀古 陆黛媛栖凤楼题诗

蜀地真是得天地之英气，果然秀丽雄浑兼而有之！

虽已时交暮秋，满目山色却依然青葱浓郁，丝毫不现萧瑟之状。

遍野青葱，实在是怡人心神，更何况耳边不时传来一阵阵雄浑朴实、韵律悠悠的川江号子！

合川东边的这座钓鱼城，更是壮美堪称一绝，它三面临江，背倚古木参天的钓鱼山，真不愧是一处山水如画的仙境！

可惜的是，这幅如诗如画的景致，却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踏碎了！

一前一后，急驰过来两匹高头蒙古种骏马，马上端坐两个大汉，一个穿一身红衣，一个着一件绿衫，纵马奔驰在钓鱼城的街道上，如入无人之境！

天色正是日中；街道上行人甚多，马上一红一绿两个

大汉，却浑似不知，一任健骑腾开四蹄，直向人群扑去！

非但如此，这两个大汉还挥动马鞭，不是抽向坐骑，而是抽向躲闪得稍微慢一些的行人！

可怜有些老弱妇孺，被漫天飞舞的皮鞭抽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马上的两个大汉见状，任性勃发，狰狞大笑，马蹄更疾，马鞭更速！

街道上行人虽众，但却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只得眼睁睁看着这两个大汉逞凶肆虐！

只因为，行人都已看清，马上这两个大汉，生得是高鼻深目，虬髯雪肤！

自从蒙古军队灭了南宋，在燕京建国大元，江南一带已沦为元朝属地，而被迫臣服的南宋遗民，也成为最下等的“南人”！

元朝开国以来，根据被征服民族与地域的先后顺序，将全国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其中以蒙古人最为高贵，称为“自家骨肉”。蒙古人由两部分组成，一为与成吉思汗皇室同出一宗的尼鲁温蒙古人，有兀鲁、忙兀、泰赤乌、札只刺等二十余部，一是被称为迭列列斤的蒙古人，有弘吉刺、亦乞烈思、兀良合等十余部，加上札刺亦儿、塔塔儿、蔑儿乞、斡亦刺、克烈等部，共七十二种，不仅掌握朝廷重权，而且平日里作威作福，鱼肉乡里，无人敢问。

四等人中地位仅次于蒙古人的，当为“色目人”。色目人多为随蒙古族一道起兵灭宋的西域民族，如钦察、唐兀、

阿速、秃八、康里、畏吾儿、回回、乃蛮、乞失迷儿等，因其人种多为白种人，故称为“色目”人。色目人由于助元灭宋有功，在朝廷中也颇有权势，是蒙古统治的得力助手。

第三等人称为“汉人”。名为汉人，其实并非全是汉族，盖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以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等地居民。

“南人”，则是最后才被征服的南宋遗民，被称为“蛮子”、“囊加歹”、“新附人”，在四等人中地位最低，按照大元律，蒙古人打死汉人、南人，只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无需偿命。

而汉人、南人一旦殴死蒙古人，则不问情由，一律要处死刑！四等人犯同样的罪，所受的刑罚也截然不同，如元律规定，凡盗窃犯均要刺字，但这只是对汉人、南人而言，蒙古人则不在刺字之列，若审囚官擅自将蒙古人刺字，不但要设法将已刺之字除去，自己还要受到革职处分！至于地位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犯有此罪，也可免于刺字。

马上这两个大汉，则正是两个色目人！

这两个大汉，虽是元人走狗，但却自得于其高于汉人、南人的地位，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令人作呕！

正在他们得意横行之际，突然，两声马嘶，就见那两匹蒙古健骑，双双人立，似是遇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原来，就在马前，出现了一个形容可怖的鬼影！

其实这鬼影并不是鬼，而只是由于他的长相太难看了，以至连这两匹久经战阵的畜生，也惊得不敢向前！

马上两个大汉见健骑不前，也是一惊，幸亏他们骑术不俗，这才没从马上掉下来。

两个大汉稳住坐骑，定睛看时，只见马前那人，只有半截，双腿自膝以下已经断去，仅以双手拄地而行，一身鹑衣，破烂不堪，满头白发，纠缠不清，更令人不忍卒睹的是，这人从头顶至下，到处生满疮痍，一股恶臭，随着脓血由疮口中溢出，令人掩鼻不及！

那红衣色目人怒叱道：“捞要翻得（老要饭的），泥尾十摸当组也耶得蛆路（你为什么挡住爷爷的去路）！”

听了这话，那无腿老人怒目圆睁，叱道：“呸！这是我汉土汉地，岂容你这元狗横行霸道！”

两个色目大汉虽然汉话不甚精通，但“元狗”这两个字却还懂得，知道这是骂人的话，一怒之下，扬鞭便向那无腿老人抽去！

围观众人见状，不禁都为那无腿老人暗捏一把汗，皆以为那无腿老人必被凌空而下的马鞭抽个正着！

岂料两条马鞭分左右抽到无腿老人身边，却被无腿老人双臂一伸，牢牢抓住！

那无腿老人看似老迈多病，又瘦又弱，谁知两臂力量却还不小，但见他怒喝一声：“撒手！”

那两个色目大汉根本未曾把这无腿老人放在眼里，一个把持不住，两条如熊似虎的健躯竟被无腿老人的力量拉

得晃了一晃！

两个色目大汉暗吃一惊，四条臂膀一齐叫劲，饶是如此，两条皮鞭还是被无腿老人生生夺了过去！

也幸亏马鞭撒手，不然，这两个色目大汉还真得从马背上给拽下来，那这个跟斗就算栽大了！

无腿老人随手一抖，两条皮鞭竟被他抖成四截，信手一丢，丢在路旁的臭水沟里。

无腿老人怒道：“元狗！休要以为我中原无人！告诉你们，我堂堂华夏，岂容尔茹毛饮血之辈恣意蹂躏！”

两个色目大汉闻得此言，勃然大怒，齐喝道：“捞要翻的，泥要造翻（你要造反）！”

无腿老人冷道：“要造幡？爷爷就是要给你们这帮元狗造个招魂幡！”

那两个色目大汉气得哇呀怪叫，互视一眼，咕噜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本族语言，各自一夹胯下健骑，两匹蒙古骏马竟扬起前足，直向无腿老人踏来！

无腿老人虽然两臂有力，吃亏在双腿已失，全凭双臂拄地才能行走，此刻两匹骏马铁蹄踏来，只得挥臂劈向马腿！

哪知那两匹蒙古骏马，乃是久经战阵的战马，性已通灵，见无腿老人挥臂劈来，前足竟不踏下，后腿一蹬，两匹马竟从无腿老人腾身而过！

无腿老人双臂劈空，回身不及，只听脑后风响！

原来，那两匹蒙古骏马腾过无腿老人头顶之后，竟用

四条后腿齐向无腿老人后脑踏来！

想那无腿老人行动不便，又怎生躲过这四只铁蹄的背
后一击！

马上那两个色目大汉狞笑了，但是，还没容他们把笑
纹展到家，四只蓝眼珠子又都瞪得如同琉璃球一般！

原来，那无腿老人见势不妙，急切中使了个就地十八
滚，堪堪避开那四只铁蹄！

色目大汉轻咦两声，趁无腿老人犹未起身，双双一勒
马头，两匹蒙古骏马便又如狼似虎地扑了过来！

无腿老人这下再也无法躲避，眼看就要丧生蹄下，血
溅当场！

只听骏马长嘶，闷哼不断，撕心裂肺！

马嘶人哼过后，无腿老人已然踪迹皆无！

只剩下那两个色目大汉，在尘土中打滚，显然方才吃
了大亏！

而那两匹蒙古骏马，已是骨断筋折，立毙当场！

真正是变生眉睫！

莫说是那两个色目大汉，就是远远躲在一边围观的路
人，也没有一个看清是什么人在转瞬之间力毙二马，又救
走了那无腿老人！

那两个色目大汉象是遇见了鬼，连声叫喊：“不得尿
(不得了)，蛮子抬里孩啦(蛮子太厉害啦)！”

喊完，两人东张西望半天，硬是寻不着一个可以怀疑
的对象！

无奈，两人只得从死马身上卸下鞍，扛在肩膀上，呼哧带喘的走了。

见两个凶神似的色目大汉走远，围观众人才敢慢慢走上前来，围住死马说三道四。

一个中年汉子望着死马纳闷道：“怪了，这马并无伤痕，也不见血迹，怎么就会死了呢？”

又一个年轻后生道：“大哥哪里知道，武林中有一种掌风伤人的绝技，根本用不着沾身，远远一击，对方就会受伤、甚至毙命！”

“可是，那无腿老人并不是武林人士，他怎么可能身怀这种绝技呢？”那中年汉子道。

“这……，想必是另有高人，暗中援手，想想看，这两匹战马够有多壮，硬是一招之下就完蛋了！”

“若说另有高人暗中援手，可是谁又看见人影了呢？掌风袭马，倒有可能，然而总不能连那无腿老人怎么走的，大家也没看见吧？”

“是啊！”

“想必是那人身法太快，才会在大家眼皮底下出掌风毙马，又救走无腿老人，却不被众人发现！”有人自作聪明的说。

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两匹死马就在眼前倒着，无腿老人也了无踪迹，这个事实却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于是有人暗自庆幸：“毕竟我们中原还有高人，元狗的日子不会长了！”

要知道，有元一代，对中原百姓最是暴虐，为了防止百姓造反，不但收缴了民间的兵器，甚至连农具中的铁器也一概毁去，而且，严令不许汉人、南人民间习练拳棒，更为可笑的是，连演戏、举办神社活动也一律禁止，如今，众人见居然会有如此高人挫折元狗的威风，民心自是大悦！

这时，又有人惊奇道：“那两个元狗，为什么把死马背上的鞍 卸了带走呢？”

“咳，你哪知道，这两个元狗，准是骑兵队中当差的，元狗以骑兵起家，铁蹄踏遍大江南北，这两人的鞍 ，肯定是他们作战有功上司的赏赐，丢下不要，岂不等于半辈子白干！”

“有理，有理！”

哄笑声中，众人才慢慢散去……

钓鱼城中，有一座宫殿。

这座宫殿，有一样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从它建成那天起，就没有一个皇帝在这里住过哪怕是一天！

而且，在它建成后不久，就被破城而入的元军给毁了。

如今，这座宫殿的废墟中，飘然而至的来了个人。

说是一个人，其实是两个人，只不过，另一个是被别人抱着进来的。

抱人那人飘然落地，轻轻放下怀中那人，低声道：“老义士，受惊了！”

被他称作老义士那人，身子刚一落地，却似由梦中醒

来一般，暴喝一声：“元狗，老夫与你拼了！”

说着，双掌疾挥，直向那人击去！

事出陡然，眼看那人前胸便被击中！

却见那人不慌不忙，双手轻描淡写一抬，那无腿老人铁棒一样的双臂，竟被他牢牢捉住，动弹不得！

那人复又称一声老义士，道：“老义士，请勿莽撞，在下并非元狗！”

无腿老人这才看清，眼前这人，剑眉虎目，面如冠玉，儒雅之中透着一股英气，身上一袭长衫，虽然并不华丽，却也浆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你……你救了老夫？”

“不敢，老义士气节堪敬，不畏强暴，令人心服，在下天复宋不过是路见不平，气不过那两个元狗所作所为，这才班门弄斧，献丑于老义士面前！”

原来，方才正是这儒雅秀士出手救了无腿老人。

无腿老人微微点头，道：“若不是壮士援手，老夫险些丧生元狗铁蹄之下……你说你叫什么？天复宋？汉家子孙中还有姓天的？”

天复宋略一沉吟，似有无限惆怅，忙掩饰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姓天又有什么奇怪……”

见无腿老人目现怀疑之色，天复宋又道：“不过，老义士但请放心，在下这姓虽然在百家姓中找不到，却千真万确是同老义士一样的汉家后裔，大宋遗民！”

无腿老人放心了，道：“老朽谢过壮士搭救之恩……”

“您又来了，同为大宋遗民，何必言谢，但不知老义士如何称呼？”

无腿老人听得此问，也是脸色一变，半晌才恨恨道：“国仇未雪，家恨犹存，身在元狗铁蹄之下，还有什么称呼不称呼！壮士如实在要问，就叫我‘饮恨人’吧！”

“饮恨人？莫非老义士……”

饮恨人长叹一声，道：“身为一介武夫，不能抵御元狗进犯，六十年来，长怀此恨！”

天复宋何等聪明之人，见饮恨人说了这几句话，立刻想到，他必是南宋时的军人，在钓鱼城随张珪将军守城御敌，城破身残，是以才会自称“饮恨人”！

怪不得他双臂有力，却又不似江湖人那样怀有武功。

须知，武林功夫与军人的功夫，虽同为一个武字，其间却有天壤之别。

天复宋又道：“老义士的双腿，想必也是六十年前被元狗所伤？”

饮恨人须发怒张，道：“若非被元狗阵上伤我双腿，无法拼死一战，又岂会落到今日这般地步！可叹我六十年来，沿街乞讨，生不如死！若不是为了张珪将军遗命，看守这座‘迎圣宫’，我岂肯苟且偷生，早就与元狗拼了！”

“迎圣宫？这就是当处张珪将军为了迎接先帝而建下的迎圣宫？”

“正是！”饮恨人举目四视，又道：“可叹张珪将军建下这座迎圣宫，未曾迎来圣驾，自己却城破遭擒，被元狗押

往燕京，劝降不从，终于慷慨赴义！”

饮恨人说着，一双老眼竟垂下滴滴热泪！

歇一歇，饮恨人复又道：“张将军被擒之前，命我好生看守迎圣宫，没想到，六十年过去，圣驾没迎来，元狗却得了大宋天下……”

天复宋举目望去，见这迎圣宫，虽早被元军毁坏，但颓垣败壁中，却打扫得十分洁净，可想而知，饮恨人六十年如一日，以手代足沿街乞讨，却要保持着迎圣宫的洁净，是何等不易之事！

天复宋心中敬意油然而生，他转向饮恨人恭敬道：“老义士忠义可嘉，令晚辈由衷钦服！”

饮恨人愧然道：“天壮士，愧煞老朽！若说忠义，有两个人堪称忠义无双！”

“哦？”

“一个，便是老朽在军中的主将，张珏张将军，还有一位，就是当年作下‘正气歌’的文天祥文丞相！”

听得“文天祥”三个字，天复宋目中精光一闪，似是触动了他一腔心事！

“老义士，您，您也知道文……文丞相？”

“状元丞相，忠义绝伦，我大宋遗民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只可叹，文丞相满腹经纶，一腔忠义，却丧于元狗之手！”

天复宋英雄泪似欲夺眶而出，却又强忍了回去。

饮恨人唏嘘半晌，复又道：“文丞相虽然作古，但他那